

樓蘭阿

高洪雷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世上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永恆，如果它流動，它就流走；如果它停滯，它就乾涸；如果它生長，它就漸漸凋零。

——題記

目錄

第一章 月亮般荒涼的地方 1

伊寧的燈光 / “大清地圖有誤” / 唱反調的人 / 徒弟們的對決 / 石破天驚 / “游移湖” / 遠道而來的美國人 / 文物大盜 / 他太興奮了 / 日本和尚 / “北極熊”的行蹤 / 斯坦因又來了 / 中國不該憤怒嗎？ / 逼出來的“合作” / 發現居盧倉 / 一條新線索 / 小河墓地 / 意外的驚喜 / “樓蘭美女” / 樓蘭墓被盜記 / “小河公主”找到了 / 3800年前的疑問

第二章 掀起你的蓋頭來 85

地球的一個意外 / 從西方打馬走來 / 巨人殺手 / 來自北方的“狼” / 開城投降 / 倒霉的張騫 / 歪打正著 / 樓蘭道 / 兵發樓蘭 / 牆頭草 / 不一樣的劉徹 / 王子被閹了 / 他得了“狂犬病” / 刺客登場 / 國王被殺 / 易名鄯善 / 舉國南遷 / 韜光養晦 / 鳳凰涅槃 / 安的煩心事 / 國王哭了 / 風高放火天 / 班超東歸 / 是進是退？ / 名將之死 / 向西轉 / 成為“地頭蛇” / 攔住孔雀河 / 哭樓蘭 / 敗將會被處死嗎？ / 聽命於苻堅大帝 / 那片繚繞的佛火 / 他不甘心 / 謊言般的美麗瞳仁 / 她是誰？ / 洗心革面 / 故態復萌 / 他的兩種死法 / 連鎖反應 / 烏雲當空 / 身後的棄嬰 / 出城迎降 / 零落成泥

第三章 落寞千年的背影 221

北魏撤走 / 改姓“吐谷渾” / 路斷人稀 / 康國大首領 / 古城間的鬼影 / 威尼斯商人 / 突然現身 / 羅布首府 / 新阿不旦 / 鄉關何處 / 羅布麻 / 羅布泊之死 / 壯哉，彭加木 / 三張紅牌

重點參考書目 266

跋 276

第一章

月亮般荒涼的地方

沒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留下英靈化入樹
幹而滋生。

——穆旦



淒涼而鬼魅的樓蘭荒漠

一、伊寧的燈光

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清光緒二年（1876）的一個午夜，黛色天幕上白雲依稀可見，小葉白蠟樹影矗立成端莊的剪影，遠處傳來幾聲清晰的犬吠，窄窄的街道空無一人——今晚斑駁的月光、恍惚的油燈連同新疆北部小城伊寧（Kulja），屬於一名俄國人。

他叫尼科萊·米哈伊洛維奇·普爾熱瓦爾斯基（Nikolai Mikhaylovich Przhevalsky），時年 37 歲，一頭捲髮，一身戎裝，留著俄式鬍鬚，兩道濃眉下鑲嵌著一雙桀驁不馴的眼睛。他出生於白俄羅斯貴族家庭，16 歲應徵入伍，22 歲考入俄國總參謀部軍事學院，因愛好地理考察被推薦為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會員，24 歲擔任中尉，退役後來到波蘭華沙軍事學院教授地理。

他之所以成為俄羅斯 19 世紀最著名的探險家，主要基於兩點品質：一是勇敢無畏。他認定，探險家必須擁有亡命徒的氣概，否則只能像一介書生那樣待在古籍裡。前往青海湖途中，探險隊遭遇了近百名全副武裝的匪徒，嚮導建議趕快回頭，但他對六名探險隊員說：“我們的路只有兩條，要麼戰死，要麼前進。眼下的處境很危險，只能把全部希望寄託在土匪的怯懦上。”探險隊持槍前行，土匪果然退卻。二是心無旁騖。他把一生奉獻給了中亞（Central Asia）探險事業，終身未娶。他宣稱：“我要重新奔向荒漠，在那裡，有絕對的自由和我熱愛的事業；在那裡，比結婚住在華麗的殿堂裡要幸福一百倍。”

世上許多事情即便是親眼所見，也未必就是真相。儘管他頭戴探險家桂冠，



普爾熱瓦爾斯基像

說得比唱得還動聽，但我不得不披露一個殘酷的事實：作為一名退役軍官，他來新疆探險的主要目的，是受俄國陸軍總參謀部的委託，繪製軍事地圖。俄國對積貧積弱的大清一直虎視眈眈，同治三年（1864），已經通過《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強佔了巴爾喀什湖（Balkhash Lake）^① 以東以南的大片領土，而新疆的其他部分無疑也在其侵吞計劃之內。俄國的一貫做法是，在佔領任何覬覦已久的土地之前，派遣商業間諜和探險者以雙重身份進行踏勘。據說，他們畫的地圖精確度極高，不放過每一條細小的河流，每一處移動的沙丘，每一個幾戶人家的村落。普爾熱瓦爾斯基多次深入大清的蒙古^②、青海^③、西藏^④，尤其是新疆，廣泛考察上述地區的地形、氣候、礦藏，還提出過一份對大清作戰以及在喀什噶爾（Kashgar）^⑤ 展開軍事行動的報告——《關於對華戰爭新設想》。總而言之，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間諜。

不知為甚麼，這名“間諜”對西藏分外癡迷，歷次“探險”都把拉薩（Lhasa）^⑥

① 中國古稱夷播海，位於今哈薩克斯坦東南部，1864 年因《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脫離大清。

② 意為“永恆之火”或“永不熄滅的火”。

③ 意為“青色的海”。

④ 意為“西部聖潔之地”。

⑤ 簡稱喀什，維吾爾語意為“玉石聚集之地”。

⑥ 藏語意為“聖地”，今中國西藏自治區首府。

作為目的地。但極具宿命色彩的是，除一次受阻於距拉薩 230 公里的小鎮，只得直接派信使向達賴喇嘛^① 陳情，並被對方堅拒外，他的一切探險成就都與西藏毫不相干。他在探險界的名聲主要與羅布泊（Lop Nor）^② 的位置有關，其次就是發現了後來被俄國沙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野馬——普爾熱瓦爾斯基馬。

說起來，這是他第二次闖入大清了。六年前，他從恰克圖（Kyakhta）^③ 出發，經庫倫（Kulun）^④ 來到北京，為紫禁城的東方氣度所深深陶醉。離開北京後，他經呼倫湖（Hulun Lake）^⑤、包頭（Baotou）^⑥、鄂爾多斯（Ordos）^⑦，輾轉抵達“鳥的天堂”——青海湖。那觸目可及的大雁、天鵝、丹頂鶴，那不絕於耳的鳥鳴，那隨處可撿的鳥蛋，讓自稱“業餘生物學家”的他流連忘返。此後，他深入柴達木盆地（Qaidam Basin）^⑧，繼而登上了巴顏喀拉山（Bayan Har Mountains）^⑨，成為向黃河和長江上游挺進的歐洲第一人。他本想前往魂牽夢縈的拉薩，但是不僅經費所剩無幾，而且時令進入冬季，雪域高原已經大雪封山，他只得帶著深深的遺憾踏上歸途。回國後，他將這次探險整理成遊記《蒙古，黨項人的國家，以及北西藏的荒漠之地》。遊記的出版在歐洲引發轟動，他也在一夜之間成為名人。

這一次，他沒有捨近求遠，而是從中亞直接進入天山北麓的伊寧。入夜後，客舍的油燈仍未熄滅，他一心一意地研究起 500 年前出版的《馬可·波羅遊記》。他此行的目的地仍是西藏，但他準備先去塔里木河（Tarim River）^⑩、絲綢之路（Silk Roads）古城以及煙波浩渺的羅布泊。

他清楚，如果順利抵達那裡，他將是馬可·波羅之後第一個考察羅布泊的西

① 意為“德行像大海一樣的上師”，藏傳佛教格魯派兩大宗教領袖之一。

② 古名蒲昌海、鹽澤，又名羅布淖爾，蒙古語意為“多水匯集的湖泊”。

③ 俄語意為“有茶的地方”，位於俄蒙邊境，原屬大清。

④ 蒙古語意為“寺院”，今蒙古首都烏蘭巴托。

⑤ 又名達賚湖、呼倫池。呼倫，蒙古語意為“水獺”。位於內蒙古自治區新巴爾虎右旗境內。

⑥ 蒙古語“包克圖”的諧音，意為“有鹿的地方”。是內蒙古自治區工業中心。

⑦ 蒙古語意為“眾多的宮殿”，內蒙古自治區下轄地級市。

⑧ 柴達木，蒙古語意為“遼闊”。位於青海省西北部，中國三大內陸盆地之一。

⑨ 蒙古語意為“富饒青色的山”，位於青海中南部，是長江與黃河源流區的分水嶺。

⑩ 塔里木，維吾爾語意為“脫韁的野馬”。塔里木河是中國最長的內流河。

方人，一個嶄新的記錄就將誕生。想到這裡，他那疲憊的眼睛突然亮了起來，寂寞難耐的長夜頓時也變得可堪玩味起來。那恍惚迷蒙的燈光，如盛開的曇花。

第二天，他和考察隊員帶著 20 名全副武裝的哥薩克 (Ataman)^① 護衛，躊躇滿志地踏上了危險而艱辛的途程。他們沿伊犁河 (Ili River)^② 谷地前行，翻越天山，進入了新疆南部小城庫爾勒 (Korla)^③。

但是，一進南疆，他就遇到了麻煩。

二、“大清地圖有誤”

許多人自以為在思考，其實只是安排自己的偏見。

——希臘諺語

按說他最不該在這個時候踏進新疆，因為此時，已經佔領了大半個新疆的阿古柏^④ 與大清西征軍前敵總指揮、湘軍統領劉錦棠激戰正酣。而且，劉錦棠率湘軍剛剛攻陷了阿古柏在天山以北最後的堡壘——瑪納斯 (Manas)^⑤ 南城，吐魯番 (Turpan)^⑥ 危在旦夕，塔里木的門戶庫爾勒已經從阿古柏的陪都，變成了戰線縱深的防禦樞紐。

心大到“用半隻蚯蚓就能釣起整條塔里木河來”的阿古柏，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中亞狂人。作為原中亞浩罕汗國 (Khanate of Kokand) 官員，阿古柏一直在打親英與親俄兩張牌，他在新疆立足的基礎，就是背靠英俄，對抗大清。考慮到最近戰局不利，阿古柏隨時有可能請躲在背後的俄國人出面調停。所以，他此時肯定不能冒犯普爾熱瓦爾斯基，可他也絕不放心讓這支全副武裝的所謂考察隊，接

① 突厥語意為“自由人”，是生活在東歐草原上的遊牧民，以驍勇善戰著稱。

② 伊犁，維吾爾語意為“將庭院犁平整耕種，把里巷掃蕩成廢墟”。

③ 維吾爾語意為“眺望”。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首府。

④ 本名穆罕默德·雅霍甫 (Mohammad Yaqub Beg)，出生於塔什干 (Tashkent)。

⑤ 蒙古語意為“巡邏者”。古絲綢之路北道重鎮，有烏魯木齊“西大門”之稱。

⑥ 維吾爾語意為“富庶豐饒之地”。天山東部山間盆地，又稱“火洲”。

近自己空虛混亂的戰區。於是，聞聽普爾熱瓦爾斯基進入南疆，他便派出精通俄語的親信扎曼伯克，前往“陪同”俄國考察隊。阿古柏給扎曼伯克交代的任務是：一直陪著他，不能讓他接近我們的防區，最好把他引到偏僻荒涼的羅布泊周邊去。

扎曼伯克帶領幾十名隨從一到，普爾熱瓦爾斯基就失去了自由，不但考察路線需徵得“陪同者”同意，就連與當地居民交談，都要由“陪同者”親自翻譯。

對此，普爾熱瓦爾斯基只能聳聳肩，表示接受。好在，這位“陪同”精力充沛得嚇人，他在陪同普爾熱瓦爾斯基的幾個月裡，竟然在羅布荒原裡一連娶了四次親，其中最稚嫩的“妻子”才九十公分高，年僅十歲。除了自己忙活，“陪同”也看出，普爾熱瓦爾斯基對戰爭毫無興趣，也就給了他一定的自由活動空間。這樣一來，普爾熱瓦爾斯基漸漸擺脫了對方的糾纏，開始一心一意地從事自己鍾情的考察事業。

這支龐大的考察隊伍，從庫爾勒涉過塔里木河，對塔里木河下游地區進行了認真而細緻地考察。塔克拉瑪干 (Taklimakan Desert)^① 沙漠東南的許多古城，是他首先標注在地圖上的，如且末的闊那沙爾古城、若羌的瓦石峽古城等。他還推測，米蘭遺址 (Minlan)^② 就是馬可·波羅到訪過的羅布城。後來，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 否定了他的這一浪漫假說，因為米蘭遺址根本沒有元代文物，最晚的遺存屬於唐代。

期間，他在羅布荒漠裡闖入了“一座極大的城市”，但他是一個動物學家，對考古學興趣不大。他繼續走他自認為重要的路，從而把一個極其重要的發現權拱手讓給了下一個探險者。

一天，他在阿爾金山 (A-erh-chin Mountains)^③ 北麓 60 公里的區域，見到了兩處湖泊，當地人稱“喀喇布朗”^④ 和“喀拉庫順” (Kalakuxun)^⑤。

他躺在葦草上，眯著雙眼，耳邊彷彿能聽到螞蟻排隊行走的腳步聲，腦子卻在不停地迴旋：古史中的羅布泊，是一片碧波蕩漾、群鳥翔集的巨大湖泊，可眼

① 古突厥語直譯為“山下面的大荒漠”，也譯為“沙漠底下的家園”或“埋在沙漠裡的城堡”。

② 蒙古語“米勒”的音譯，意思是“馬”，古稱伊循，位於今若羌縣城東部 40 公里處。

③ 蒙古語意為有“柏樹的山”。位於新疆東南部，為塔里木盆地和柴達木盆地的界山。

④ 今台特瑪湖 (Taitema Lake)，意為“黑風海子”。

⑤ 蒙古語意為“地域”，維吾爾語意為“黑部隊”“黑婁部落”，黃文弼解釋為“黑泥海子”，指今喀拉庫順湖。

前的喀拉庫順深度只有一到兩米，有的地方已經露出湖底。而塔里木河最終注入的，明明就是眼前的淡水湖——喀拉庫順。這裡到底是不是羅布泊呢？

你可以懷疑一切，但總不能懷疑自己的眼睛吧？最終，探險家的直覺告訴他，眼前的喀拉庫順，就是自己孜孜追尋的羅布泊。

隨後，考察隊對“羅布泊”進行了地理測繪，結果發現，這座湖在阿爾金山北麓，其地理位置比《大清一統輿圖》^①上標注的緯度偏南大概一度，相差 400 公里。

回國後，普爾熱瓦爾斯基出版了《從伊犁經天山到羅布泊》一書，聲稱找到了羅布泊，提出塔里木河的終點湖就是喀拉庫順。並且，他憑著俄國人一貫的自負和對大清的不屑，公開斷言：“大清地圖有誤！”

他的“地理新發現”，在國際地理學界激起了軒然大波。因為在歐洲地圖上，從羅布泊向南直到崑崙山 (Mt. Kunlun)^② 都覆蓋著沙漠，根本沒有甚麼阿爾金山。再加上他對羅布泊位置的“準確”測繪，等於糾正了地圖上的一大錯誤。於是，歐洲地理學界頌聲迭起。德國地理學家貝姆 (Ernest Behm) 博士在東方學雜誌《通報》上撰文說：“籠罩在羅布泊上空的烏雲終於被驅散，我們不久將看到地圖上這個湖的位置和它的實際位置相一致了。誰曾料想到，這個湖泊的南邊竟然是高聳入雲的山脈？我們關於戈壁沙漠的概念也將隨之改變。”

由於他對塔里木盆地的測繪符合俄軍要求，加上他在地理學上的新發現，俄國給了他極高的榮譽——彼得堡科學院聘請他為名譽院士，甚至俄軍竟然將他由一名退役中尉破格晉升為少將。這相當於一名因得不到晉升而退役的老連長，直接晉升為軍長。這恐怕在世界軍事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個案了。

就在他被叢叢鮮花包圍的時候，有人扔來了一顆臭雞蛋。

三、唱反調的人

人人手持心中聖旗，滿面紅光走向罪惡。

——伏爾泰 (Voltaire)

^① 1863 年刊行，又名《皇朝中外一統輿圖》。

^② 崑崙在古漢語中指天體，意思是“天體穹隆的形狀”。崑崙山乃中國西部山系的主幹，西起帕米爾高原東部，東至青海境內，全長約 2500 公里。

扔臭雞蛋的人，既不是孩子，也不是無賴，而是一位蜚聲全球的地理學家，他叫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年生於普魯士王國(Kingdom of Prussia)^①。留著大鬍子，禿腦門，眼裡透著不可一世的光。

道光二十年(1840)之後，隨著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長期閉關鎖國的大清無奈地打開了國門。1854年，日本也被迫開放門戶，與美國簽訂了貿易協議。

不久，英國、俄國、荷蘭等國援例而至，紛紛進入東亞^②。

普魯士政府坐不住了。它於咸豐十年(1860)派出龐大的外交使團前往東方，試圖與大清、日本、泰國等建立外交關係，締結商約。使團中，一位年僅27歲的地理學者接受了秘密勘測選址的任務，他就是畢業於柏林大學地質學專業的李希霍芬。期間，由於英法聯軍入侵大清、太平天國運動如火如荼，加上原先承諾資助他的漢堡銀行家突然變卦毀約，他不得不臨時改變計劃，乘船橫穿太平洋到了北美。1862年至1868年，李希霍芬對加利福尼亞的地理學考察和採礦業研究，竟帶來了兩個意外的驚喜：一是間接導致了美國西部的“淘金熱”(Gold rush)，並使他在同行和投資者中贏得了巨大聲譽；二是加利福尼亞的銀行家們慧眼識珠，表示願意資助這個“能猜透西部秘密的普魯士人”，開展一項旨在發現商業機會的對華考察活動。這就好比一個人剛要打瞌睡，就有人送來了枕頭。

李希霍芬不禁大喜過望，因為他很早就意識到大清“具有巨大的科學考察價值”，還認定“對它的考察有望在學術上和現實中獲取廣泛的成就”。按照約定，加利福尼亞銀行控制的上海歐美商會給他提供旅華四年的經費，條件是：他必須把獲取的地理和地質資料，以及物產、人口、交通、風土人情等社會經濟概況，用英文及時向商會作專題報告。

同治七年(1868)秋，李希霍芬初次踏上了大清國土。為了入鄉隨俗，他特意在護照上加了個“李”字，這不僅更為中國化，還與權傾朝野的李鴻章“攀上了親戚”。此後四年，他對大清18個行省中的13個做了地理、地質考察，足跡遍佈大半個局勢動盪的華夏大地。考察途中，他脖子上總是用繩子掛著一支鉛筆，以便隨手以繪畫的形式將見聞記錄下來。他一一畫下路過的山脈和平原，並

① 建於1701年，是德意志境內最強大的邦國。1871年，威廉一世(Wilhelm I)宣佈建立以普魯士王國為首的德意志國，德國實現統一。

② 亞細亞東部的簡稱，包括當時的大清、日本、朝鮮。



李希霍芬像

從地質學角度潛心研究。

他重點考察了膠州灣(kiaochow bay)^①的地理優勢和山東的資源狀況，發現“濰縣（今濰坊市）煤礦有著更重要的意義，這裡蘊藏的煤礦非常豐富。如果考慮到附近不太遠的膠州灣金家口港，濰縣煤田的價值便會提升。據我所知，從膠州到濰縣的路很平坦，人們可以在那裡，而不是在芝罘（今煙台市）找到一條鐵路的起點”。可以說，是他最早勾畫了未來的膠濟鐵路，為日後德國割佔山東半島與膠州灣提供了地理與資源依據。他到訪過江西景德鎮，並將景德鎮東北高嶺山的陶瓷原料命名為高嶺土(kaolin)，以至於如今世界各地的瓷土都被稱為高嶺土。他到過四川都江堰，還將這個中國最長壽的水利工程詳盡介紹給了世界，稱都江堰澆灌方法之完美，無與倫比。他三次進入山西，根據當時世界消耗煤的水平，測算出山西的煤炭儲量可供世界幾千年的消費。

儘管李希霍芬的“遊歷”是合法的，但他進行的國土調查從未依法向大清官方報備。更不夠意思的是，李希霍芬雖然大把花著上海歐美商會的銀子，但在向“東家”彙報工作時卻不露聲色地留了一手——隱瞞了他認為事關普魯士利益的重要信息或觀點，比如山東膠州灣、浙江舟山群島的戰略地位等。作為普魯士人，李希霍芬始終把本國的強大視為最高理想，即便在艱苦的大清鄉村，即便必須將行裝節減到最低限度，他也一直堅持著“如果還有一張桌子的話，就鋪

^① 今青島市境內的半封閉海灣。

一面德意志國旗在上面”的做法。為此，李希霍芬曾秘密致函普魯士首相俾斯麥（Bismarck），提出普魯士“有必要發展海軍以保護這些重要的利益和支持已訂的條約；要求在萬一發生戰事時普魯士商船和軍艦有一個避難所和提供後者一個加煤站。”來到大清的第二年，李希霍芬就迫不及待地向普魯士政府提議，奪取膠州灣及其周邊鐵路修築權，將使華北的棉花、鐵和煤等更為方便地為德國所用。這樣一來，不但可就此將山東納入勢力範圍，而且又擁有了廣大的中國腹地。

回國後，他受到了德國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嘉獎和賞識，先後出任柏林國際地理學會會長、柏林大學校長、波恩大學地質學教授、萊比錫大學地理學教授等。他用後半生大部分精力撰寫了一部五卷本並帶有附圖的《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第一卷中，李希霍芬首次把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連接中國、河中（Transoxiana）^①以及印度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有幾分隨意地稱作 Seidenstrassen（德文意為“絲綢之路”），並在地圖上做了標注。然而，他對“絲綢之路”的使用相當有限，只是保守地將它運用在漢代貫穿東西大陸的一條道路上，並不打算把這個概念擴展到其他歷史時期，以及歐亞間經濟與文化交流的無限廣泛的範疇中。但正是這一隨意之舉，使他在“絲綢之路先驅者”的眾神殿中佔據了一個顯著的神龕。英語的 Silk Roads，法語的 La Route de la soie，日語的絹の路，漢語的絲綢之路，都是從他定名的 Seidenstrassen 翻譯而來。此後，“絲綢之路”這個名詞受到世人青睞。1948年，《泰晤士報》的“爐邊家庭問答：常識測驗”欄目曾經刊載這樣的問題：“絲綢之路從哪到哪？”標準答案是：“從中國邊境到歐洲的諸多道路。”

除了命名“絲綢之路”，他還最早提出了中國黃土的“風成論”和五台系（Wutai system）、震旦系（Sinian System）等地層術語；在中國北方構造圖上，畫了一條從興安嶺經太行山到宜昌的推斷構造線——“興安線”；確定了羅布泊的具體位置，並指出這是一座鹹水湖，旁邊有樓蘭（Kroraina）^②遺址；命名了許多空白地帶，中國祁連山（Qilian Mountain）^③的德文名甚至採用了他的名字——Richthofen-Gebirge（李希霍芬山脈）。中國近代地質學家翁文灝甚至誇張地稱其為“最先明瞭中國地文之偉大科學家”。

① 中亞河中地區，指中亞錫爾河、阿姆河以及澤拉夫尚河流域。

② 佐盧文含義為“城鎮”，西域綠洲古國、絲路名城。

③ 匈奴語意為“天之山”。因位於河西走廊南側，又名南山。

長達 4 年的大清之行，不僅為他贏得了巨大聲譽，而且奠定了他在東方地理學上不容挑戰的地位。這也就不難理解，當看到“小字輩”（比自己小 6 歲）的普爾熱瓦爾斯基關於羅布泊的“荒唐結論”時，他為何沉不住氣了。

他通過報刊發出了公開質疑，指出，普爾熱瓦爾斯基所見的，並非中國史書上所說的羅布泊，而是塔里木河下游紊亂水系的一個新湖澤，真正的羅布泊應該在普爾熱瓦爾斯基考察的湖泊以北，只是流入羅布泊的河流最近改道了。再說，中國史冊上稱羅布泊為“鹽澤”，是個鹹水湖，而普爾熱瓦爾斯基所見到的是一個淡水湖，兩者怎麼可能是同一湖泊呢？在質疑的基礎上，李希霍芬提出了三大假說和五個論點，每一個推論都針針見血。

考慮到對方的承受力，他在論文最後說：“儘管我們應該高度評價普爾熱瓦爾斯基對羅布泊的探險考察，儘管普爾熱瓦爾斯基為此曾經受了如此多的艱難困苦。但是，我們卻不能認為羅布泊問題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

讀到李希霍芬的論文，普爾熱瓦爾斯基如同捱了當頭一棒，用“惱怒”二字表達毫不過分。同一年，普爾熱瓦爾斯基就對李希霍芬的質疑給予了“答覆”，答覆的言辭毫不客氣：“為了解決中國人的看法和我的調查之間的差異，李希霍芬男爵推斷在相對而言比較近的時期裡，塔里木河的下游河段改道了。像塔里木河這樣一條流速很快的河流，由於其在鬆軟的淤積土地上流過，因而很容易改變河道。但我的觀點是，在相對而言比較近的時期裡，塔里木河下游河段並沒有發生過如此重大的改道現象。李希霍芬男爵的推論，並沒有得到迄今為止所獲悉的事實的支持，更不用說有這樣一條河道當地居民肯定會知道，有這樣一個大湖也會或遲或早地告訴我。”對於湖水鹹與淡的問題，普爾熱瓦爾斯基的回答是：“流動的水是淡的，在這一片沼澤地和一片片鹽鹼沼澤灘中，即離東北方向較遠的地方，不流動的水無疑都是鹹的。”他最後強調：“總而言之，我認為我的責任使我應再一次重申，所有的當地人都說，除了他們居住的地方的那些湖泊外，在周圍的沙漠地區中不存在其他任何湖泊。”

就在兩人之間的口水戰愈演愈烈的時候，歐洲探險家也“一窩蜂”加入了這場世界級爭論，其中一部分人還作別親朋，背起行囊，匆匆趕赴普爾熱瓦爾斯基到過的地方。

1885 年一夥慕名而來的英國旅行家。1889 年法國親王亨利·奧爾良 (Prince Henri d'Orleans)、法國探險家加布里埃爾·邦瓦洛特 (Pierre Gabrielédouard Bonvalot) 等人，先後沿著普爾熱瓦爾斯基走過的路線抵達了羅布荒漠。但這些

旅行家們只是領略了茫茫沙海的粗獷線條和“羅布泊”的原始風光，並未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也就沒有為羅布泊周邊地理增添新的材料，只是異口同聲地證明，普爾熱瓦爾斯基的觀察是正確的，河水的確注入了喀拉庫順——羅布泊。

俄國人的下巴越抬越高，德國人的臉色越來越難看。似乎，這場爭論可以鳴金收兵了，因為學界的輿論與新的考察結果幾乎一邊倒地支持俄國人。

但臉色難看不代表已經就範。在同行們的記憶裡，李希霍芬從來就沒有低過頭，這一次焉能例外？不過，人們倒要看看，這個生性倔強的老頭兒接下來還有甚麼新招數。

的確，如果把這場爭論比作一場戲劇的話，此前的爭論還只是序幕，戲劇的主角還沒有登場，一場跌宕起伏、蕩氣迴腸的大戲即將開演。可以說，正是俄國人與德國人對羅布泊位置的爭執，引發了一場國際地理學大戰，進而引發了持續至今的羅布泊熱、樓蘭熱、絲綢之路熱。

在幕後，李希霍芬絮絮叨叨地說：“大清朝廷比較荒唐，並不代表他們的地圖同樣荒唐。經驗與直覺告訴我，我是對的，事實也將證明這一點。我將馬上派人前往羅布泊取證。”

那麼，派誰前往呢？李希霍芬眉頭一皺，想到了自己的得意門生。

四、徒弟們的對決

唯有味道和顏色無可爭辯。

——法國諺語

李希霍芬的得意門生，名叫斯文·赫定（Sven Hedin），比李希霍芬小 32 歲，1865 年生於瑞典（Sweden）。他身材矮小，著裝講究，留著八字鬚，鷹鉤鼻上架著眼鏡，一副學究氣。僅看小巧而文弱的外表，人們很難把他與一個百折不撓的探險家聯繫起來。

他茁壯成長的 19 世紀下半葉，是一個地理大發現的時代，整個歐洲陷入了向地圖上的空白點進軍的狂潮，征服極地的船隊一支接一支駛出波瀾不驚的港灣，前往充滿兇險與刺激的海角天涯，一個個無名之輩，有可能因為測繪了某條

河流，發現了某座遺址，標明了某座處女峰的高度，在一夜之間蜚聲天下。斯文·赫定 15 歲時，目睹了極地探險家諾登瑟德 (Nordellskiöld) 從北冰洋 (Arctic Ocean) 凱旋的盛況，心靈受到強烈震撼，從此決心成為一名世界級探險家。隨後，他師從李希霍芬，對中亞那片無人走過的未知區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獲得博士學位，學習了多種語言和方言之後，他沒有聽從老師的建議，通過繼續學習熟練掌握地理學研究方法，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實地考察上，結果造成後來他不得不將探險收穫交給其他科學家進行評估。儘管“不太聽話”，李希霍芬還是沒有減少對這位弟子的寵愛，甚至評價他“具有科學探險家的全部素質”。因此，在弟子前往中亞時，李希霍芬把對羅布泊進行實地勘測的重任毫不猶豫地交給他了。

事實上，這或許應該是李希霍芬一生最後悔的決定，因為這個決定，他的弟子將逐漸超越他，並最終遮蓋他。

由於信息閉塞的原因，李希霍芬與斯文·赫定所不知道的是，在這期間，也就是 1888 年 11 月 1 日，他們的對手普爾熱瓦爾斯基已經在前往中亞考察途中感染傷寒，病死在伊塞克湖 (Issyk-Kul Lake) 湖畔小城卡拉庫爾 (Karakol)^①，死時年僅 49 歲，正當經驗最為豐富的壯年。據同伴回憶，臨死前，高燒不退的普爾熱瓦爾斯基呻吟道：“好啦，這回我要躺下了……我死以後，一定要把我埋在伊塞克湖湖畔水波打不到的地方，墓碑上只需簡單地寫上‘旅行家普爾熱瓦爾斯基’。”消息傳到聖彼得堡，剛剛在皇家專列出軌事件中受了風的沙皇亞歷山大三世 (Tsar Alexander III) 一邊咳嗽，一邊歎息，隨後下令將卡拉庫爾更名為普爾熱瓦爾斯克 (Przhevalsk)。對此，沙皇手下那些不太聽話的大臣們無人表示異議，因為獎勵為領土擴張做出貢獻的人，是俄國人始終如一的共識。

從 1890 年開始，帶著老師賦予的使命，斯文·赫定先後六次前往中亞。光緒二十二年 (1896) 三月三十一日，他的駝隊離開庫爾勒，前往羅布荒原。他決意“到普爾熱瓦爾斯基未曾到過的地方去”，做一次超越前人的探險，希望在下流東岸錯綜複雜的古今河道中，找到老師假設的流向羅布泊的分支。

在羅布人^②嚮導陪同下，他對塔里木河、孔雀河 (Konqi River)^③ 下游河湖做

① 今吉爾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州首府，曾更名普爾熱瓦爾斯克，吉爾吉斯斯坦獨立後改回原名。

② 一般指世代居住在羅布泊周邊、操維吾爾語羅布方言的土著居民。

③ 原名崑其河，意為“皮匠河”，清代誤譯為孔雀河。



斯文·赫定像

了調查。通過 20 多天的調查證明，普爾熱瓦爾斯基所謂的“羅布泊”，是 150 多年前形成的新潮。而《武昌府地圖》依據的是大清初年的測繪資料，那時的喀拉庫順正在聚水過程中，它北部的羅布泊——《史記》記載的蒲昌海，尚未完全乾涸。大清地圖沒有錯，錯的是俄國人“刻舟求劍”，忽略了塔里木河下游水系的變遷。與此相印證，他還在若羌縣鐵干里克^①東南方向找到了一個湖群——阿拉干湖，並把這個湖當作中國地圖上的羅布泊西部湖區。

此時，西方學界已經普遍接受了普爾熱瓦爾斯基之說。斯文·赫定的調查成果，對已趨平息的羅布泊位置之爭到底意味著甚麼？是釜底抽薪，還是火上澆油？

當徒弟把發現阿拉干湖——古羅布泊的消息傳回德國，李希霍芬興奮得徹夜難眠，很快就在柏林《地學雜誌》上宣佈了徒弟的發現，以此證明自己的觀點是對的。斯文·赫定一回歐洲，便受到了德國地理學界的熱烈歡迎，德國、英國、法國、瑞士以及他的故鄉瑞典的國家地理學會都授予他勳章，不少國家邀請他前往訪問，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Edward VIII）、德國總統保羅·馮·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日本明治天皇、意大利國王翁貝托一世（Umberto I）、羅馬教皇利奧十三世（Leo XII）、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都以見到這位探險奇人為榮。1897 年 4 月，他把歷時 4 年的中亞探險成果以通俗讀物的形式用瑞典文出版，書名叫《穿越亞

① 維吾爾語意為“刺草”，因荊棘叢生而得名。今若羌縣的一個鄉。



科茲洛夫像

洲》。很快，這本書就被翻譯成了英文、德文、俄文。

如被公開扇了一記耳光，俄國人羞憤交加。為此，俄國皇家地理學會專門邀請斯文·赫定到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發表演講，名義上是讓他介紹羅布泊考察成果，實際上是為俄國人的反擊尋找靶子。就在斯文·赫定在講台上眉飛色舞、唾沫橫飛的時候，台下一個和他年齡相仿的俄國人，正輕蔑地盯著他。

這個人名叫彼得·庫茲米奇·科茲洛夫（Pyotr Kuzmich Kozlov），俄國探險家、考古學家，普爾熱瓦爾斯基的學生，頭髮三七分，眉毛上揚，一眼圓睜，一眼微瞄，恰似一隻貓頭鷹。

他生於 1863 年，21 歲就跟隨老師在中國探險。老師意外病逝後，他繼承了老師的衣鉢，堅信老師關於羅布泊位置的結論是正確的，並於 1893 年開始獨立率隊，先後三次到羅布泊進行實地調查論證，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其中孔雀河的一個支流——庫姆河（Kumeu River）^①，就是他命名的。這是一個在中國近代考古史上名氣很大的人。不過，他的名氣不在於對羅布泊的考證，而在於他對中國西夏文物的瘋狂掠奪。

一個偶然的機會，科茲洛夫從蒙古著作中知道了黑城遺址^②，並且知道在那兒“撥開砂土可以找到銀質的東西”。他受俄國皇家地理學會委派，於 1908 年 3 月來到大清。這位俄國人知道怎樣俘獲大清士官的心，他向巴登札薩克^③王爺和

① 原意為“沙河”。

② 位於內蒙古額濟納旗達來呼布鎮東南，建於公元 9 世紀，是絲綢之路北線上的一座古城。

③ 蒙古語意為“執政官”，清代將蒙古族各旗旗長稱為札薩克。

土爾扈特 (Torgod)^① 達希貝勒 (Beiler)^② 送上了留聲機、左輪手槍、步槍等珍稀禮物，然後由王爺的嚮導帶領，到達了朝思暮想的黑城遺址。13 天中，他將發掘出的佛像、書籍通過蒙古驛站，大搖大擺地運回了聖彼得堡。面對這些無人能識的文字，俄國的史學家們驚呆了：這是不是塵封已久的西夏文 (Tangut，唐古特語)？西夏王朝的神秘面紗能否因此被揭開？

很快，皇家地理學會做出決議：立即派科茲洛夫重返黑水^③，“不惜人力、物力、時間進一步發掘”。1909 年 5 月，科茲洛夫二抵黑城，僱用當地民工進行大範圍發掘，從一座高 10 米的佛塔中挖出大量藏書、經卷、佛畫、簿冊。他用 40 峰駱駝將舉世罕見的文獻和藝術品運回俄國，以至於俄國聲稱運回了一個中世紀的圖書館和博物館。這些“破爛”一經展出，立即轟動了西方世界，西夏學 (Tangutology) 在俄國隨之興起。以至於現代中國學者研究西夏史時，不得不去俄國查閱資料。在如今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和艾爾米塔什 (Hermitage)^④ 內，存有無數從黑城盜來的西夏文獻，其中包括目前僅存的西夏文、漢文雙語詞典《番漢合時掌中珠》(1190 年由黨項人骨勒茂才所編)。

這是後話，我們還是把視線拉回 1897 年 10 月 15 日的聖彼得堡皇家地理學會演講現場吧。

聽完斯文·赫定的演講，科茲洛夫嘴角泛起自信的微笑，因為他清楚，斯文·赫定只是一個醉心遊歷的探險家，在考古學上有著明顯的短板，在演講中出現了不少漏洞，而自己擁有探險家與考古學家的雙重頭銜，完全能夠以己之長攻彼之短。不久，他就在俄國皇家地理學會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極具挑戰性的論文《1897 年 10 月 15 日斯文·赫定先生在俄國皇家地理學會的演講中的羅布泊》，對斯文·赫定的論據做了逐條反駁。這篇論文先是提出了一個設問：“斯文·赫定僅用 20 多天，連走馬觀花都算不上，能得出科學的論斷嗎？”然後，他用大量實地考察材料論證了羅布泊的位置，認為只有喀拉庫順才是“古代的、歷史的、真正的地理學意義上的羅布泊，因為，這座湖已經持續了幾千年，並將永遠如此”。

① 蒙古語意為“強大”“強盛”或“護衛”“警衛”，蒙古瓦剌四部之一。

② 金代“勃極烈”的異譯，清代用於貴族封號。

③ 又名黑河、弱水、額濟納河，發源於祁連山東麓，流經青海、甘肅和內蒙古。

④ 冬宮博物館，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

看到科茲洛夫的論文，斯文·赫定明明不服氣但卻苦於理論水平不足，只有回到德國組織地理學家予以反駁。

1899年，在聖彼得堡俄國總參謀部地形測繪局會議室，斯文·赫定再次受到包括科茲洛夫在內的多位地理學家的圍攻。這次，科茲洛夫手上的武器，是他剛剛出版的一本裝幀精美的小冊子，其中一章專門講述羅布泊，對斯文·赫定極盡挖苦之能事。

雙方各執一詞，德國與俄國兩大地理學派的學術大戰硝煙再起，驚濤不斷。

期間，英國人也不甘寂寞地加入了爭論。曾經將普爾熱瓦爾斯基的著作翻譯為英文的一位英國學者，對斯文·赫定的結論給予了無情的批駁。

在聖彼得堡兩次稍顯尷尬的遭遇以及英國同行的批駁，使得斯文·赫定深深認識到，要戰勝“論敵”，必須取得更為充分、更為有力的論據，必須再次前往羅布泊，用充分的時間，對羅布泊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化考察。而且，李希霍芬也督促學生再次前往羅布泊：“一定要拿出令人信服的實證！”

五、石破天驚

想要有魅力，就要成為一個謎。

——可可·香奈兒（Coco Chanel）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一個沒有記憶疲勞的年份。但對於大清來說，卻是一個既無豔陽又無皎月的歲月。在八國聯軍從東部沿海的天津殺進北京，慈禧皇太后挾持光緒皇帝倉皇西逃的同時，一支由西方探險者組織的駝隊也從西部邊陲的喀什出發，大搖大擺地走向“荒涼得如同月亮上一樣”的羅布荒漠。

騎在頭駝上的斯文·赫定，頭戴氈帽，嘴上叼著煙斗，向空中悠閒地吐著煙圈。他年方35歲，已經具有三次中亞考察經歷。他此行得到了瑞典國王奧斯卡二世（Oscar II）和化學家諾貝爾（Alfred Bernhard Nobel）的資助，可謂經費十足、準備充分、計劃周全。而他冠冕堂皇的任務，仍然是實地測量傳說中的“中亞地中海”——羅布泊的準確位置，為老師李希霍芬與俄國人關於羅布泊位置的爭論提供實證。

就像此前他不聽老師的規勸學習理論一樣，這一次，他沒有按照老師的囑託直接前往羅布泊，因為在他心目中，有著比打贏口水戰更重要的東西。此前，他已在新疆和闐發現了兩座沙埋遺址——丹丹烏里克（Dandan oilik）^① 古城和喀拉墩（karadong）^② 古城，收穫了一批價值連城的文物。尋找民間傳說中的大漠古城與財富，應該是他此次新疆之行難以言傳的目的。

正是他的特立獨行，使他走近了一個秘密——一個令世界目瞪口呆，並給他帶來無上榮譽的秘密。

為了確保行程順利，斯文·赫定在駝隊組成人員上煞費苦心。駝隊裡，有吃苦而精明的羅布人嚮導奧爾得克，有富於野外生存經驗的羅布獵人阿不都熱依木，有老實可靠的維吾爾族馱夫帕皮巴依，還有機警勇武的哥薩克警衛切爾諾夫。

3月下旬，駝隊從庫魯克塔格山（Kuluketage Mountain）南麓的阿提米西布拉克（Ati Misi Burak，今稱阿斯廷布拉克）啟程，由北向南進入土丘密佈的羅布荒漠。

28日，羅布荒漠裡一個難耐的日子。下午三時，他們經過一片黏土地，到了兩間木屋子遺址（後來證實這是一座佛寺），發現了許多黏土祭祀鉢、陶器碎片、古中國銅幣和一種銅針，還有一些木雕。其中一塊是頭戴王冠的國王，另一塊是戴著花圈的男子，還有一塊是工整的蓮花。對此，斯文·赫定沒有在意，只是感到這是一處東去敦煌（Tunhuang）^③ 古道上的驛站。又前行了20公里，斯文·赫定和隊員們在沙漠中發現了一處長著幾棵檉柳的低窪地。有植物生長的地方必定有水，斯文·赫定決定停下來挖水並在此宿營，但考察隊僅有的一把坎土曼^④被37歲的嚮導奧爾得克遺忘在剛才經過的廢墟了。沒等斯文·赫定埋怨，嚮導便在晚飯後，騎上一匹驚馬匆匆北返，主動回去尋找鐵鏟。

東北季風，總會在每年的3月底、4月初光臨羅布荒原。後半夜，一場暴風如期而至，嚮導在風中迷了路。似乎是一種天意，他為了避風，闖入了另一個遺址，這個遺址裡有一座塔，還有一片比白天路經的廢墟規格更高的房屋遺址，而且遍地散落著木板、古錢和雕刻品。不可思議的是，他不但找到了鐵鏟，還特意帶回了兩塊精美的木板。

① 意為“移動的城”。位於策勒縣達瑪溝鄉以北90公里的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

② 意為“黑色的丘阜”。位於于田縣大河沿鄉西北24公里的沙漠腹地。

③ 有人認為是“吐火羅”的音譯，有人認為是羌語“誦經地”之意。

④ 新疆當地一種類似鐵鏟的農具。

嚮導回去尋找鐵鏟的那段時間，斯文·赫定一次次翹首企盼著，形同熱鍋上的螞蟻。他並不知道，如雅典娜暗中助推著阿爾戈英雄們的船隻，幸運女神正悄然向他走來。第二天黃昏，當嚮導帶著意外收穫——兩塊木板趕上南行的隊伍時，苦苦等待的斯文·赫定驚呆了：面前的渦捲紋、樹葉紋裝飾木板具有典型的希臘藝術風格！探險家的直覺告訴他，這些精美的木雕，屬於上一個千年的佛教（Buddhism）^① 文明，是某個來去無蹤的神秘古國邀請探險家來訪的國書。嚮導發現的一定是一座沙埋古城，自己有可能成為第一個揭開塔克拉瑪干沙漠文明之謎的人。但只夠維持兩天的飲用水，使他控制住了激動的情緒，把對這片遺址的強烈懸念，留到了第二年冬天。

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月初的新疆，山寒水瘦，天寂地寥。瑞典人果然又來了。但是，尋找遍地木雕的遺址的過程並不順利，他幾次產生了放棄的念頭：駱駝在超負荷運作，人也到了承受的極限。

3月3日，數字整齊好記，又意味著吉祥，像是精心挑選的“黃道吉日”。這一天，駝隊意外踏上了一條依稀可辨的古道。突然，一直在反芻的頭駝停了下來，一個碩大的土堆擋住了去路。經驗豐富的斯文·赫定認出，那不是千年強風雕琢而成的突兀土堆，而是一座印度式佛塔的遺跡。

他快步走上土堆，放眼望去，一座被沙漠掩埋已久的古城出現在視野中：一道人工河反射著夕陽的餘暉，成片的古建築分佈在佛塔與運河之間。細沙之下的官署、寺廟、僧舍、馬棚、街市、瞭望塔、生活用具、紙本漢文文書、漢文本簡、佉盧文（Kharosthi）^② 文書靜靜地躺在那裡。古城如同中了魔法一般沉睡著，異樣的沉靜使得他心潮湧動，驚詫莫名。似乎，城中居民剛剛離去，他們就接踵而至了。一輛馬車的巨大木輪剛剛修補完好等待重裝，一棟房舍柴扉半掩似乎主人知道有遠客將臨……那一刻，他彷彿聽到了乾涸已久的人工河最新的脈動，也似乎聽到了千年前的綠洲古國鼓翼而過的聲響。

除了佛塔，古城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築物是由四堵厚實的牆壁分割成的三間房屋。後來，佛塔成為樓蘭古城的象徵。那座建築物——東漢西域長史府故址則被稱為“三間房”，古城出土的重要文物大都出自“三間房”牆角下一處有兩千年歷史的垃圾堆。

① 意為“覺者”，世界三大宗教之一，2500年前由古印度迦毗羅衛國王子喬達摩·悉達多所創。

② 2至4世紀流傳於鄯善、于闐一帶的文字，又稱尼雅俗語。



樓蘭佛塔

命運女神既是無影無蹤的虛無，也是有聲有色的存在。雖然誰也沒有見過她的情影與芳容，但人們又彷彿時時能感受到她的足音、脈搏與呼吸。她是一般人難以接近的玄妙，也是只有強者與智者才能偶遇的奇跡。

有感於命運女神的眷顧，他先是面向澄明的藍天做了一次虔誠的祈禱，然後在《亞洲腹地旅行記》中興致勃勃地寫道：“我們將那城的每一所房屋都掘開，最後只剩下一間土蓋的房屋。我們在那屋裡找到了 36 張有中國文字的紙，有文字的小木板。除此之外，我們還發現一些破衣、魚骨、印有花紋的毛氈等。我相信這些毛氈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接著我們考察一座泥塔，但它卻是實心的。我們只在它的旁邊找到兩管中國毛筆，兩個瓦罐和無數的小錢……這就是當年繁盛一時的古城。古城以及我在那廢址中極幸運所得的發現足足可以編成一整部書。”

透過考察資料，他認定這座古城是 4 世紀初失守的。在日記中，他想像的翅膀開始翔舞：“當城中戰雲密佈時，官吏們並沒有忘記公家的責任，他們仍盡心盡責，在戰鼓與烽火中寫完他們的報告。這些中國人的品行和勇敢精神令人感動。由此可知這個非凡的民族如何能統治半壁亞洲——這並非幻想力的創造物，也不是詩，這是赤裸裸的真實。那些信札在埋了 1650 年後，現在又給我們一個音信。它們的災禍、憂患和喜樂終見天日。”

對於沉埋於遺址中的大量文書，作為探險家的他當然知道它們在歷史地理研究中無法估量的價值，所以對臨時僱來的民工宣佈，凡找到文書資料的，一定在工資之外另加獎勵，並立刻兌現。這一措施，使得既貧困透頂又毫無文物保護意識的民工們為了尋找文物，幾乎進入了一種癡狂的狀態。後來的斯坦因，也採取了同樣的辦法，當然同樣收到了立竿見影的奇效。這也是西域大量古城遺址被別